

潘菲洛夫著

磨刀石農莊



潘菲洛夫著

磨刀石農莊

第一部

金人譯

Ф. И. ПАНФЕРОВ

БРУСКИ

據 ГОСЛИТЕ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0 年版譯出。插圖係
И. ГРИНШТЕЙН 所作。

內 容 說 明

這是描寫蘇聯十月革命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著名長篇。
作者通過一個農業生產互助組的經歷，寫出了革命後的農村的
劇烈的階級鬥爭和集體化運動的進展。“磨刀石”是伏爾加河邊
寬濤村的一片荒地，共產黨員司契潘·奧格尼約夫被派到這兒
來領導貧雇農組織互助組，由於積極分子裝里亞金、潘諾夫等的
努力，互助組很快地發展起來，這引起了富農分子普拉庫希契
夫等的仇視，他們收買了地痞流氓，對互助組進行種種陰謀破壞
活動，但由於黨的力量，這種陰謀終於沒有成功。在黨的正確領
導和羣衆的積極參加下，互助組戰勝了農民中間的單幹思想，戰
勝了自然災害，終於成長為農業公社。小說尖銳地描寫了各種
農民階層對集體化運動的態度，以及各種落後保守思想最後如
何地得到克服。

主要人物表

司契潘·哈里端諾維奇·奧格尼約夫——貧農，「磨刀石」農莊最初的領導者。
格魯莎——司契潘之妻。

謝爾蓋·司契潘諾維奇·奧格尼約夫——司契潘的兒子，蘇聯中央土地人民委員會的委員。

司契潘妮姐·司契潘諾芙娜·奧格尼約娃（愛稱：司喬希珈）——司契潘的女兒。

尼珂萊·裴里亞金——貧農。

葉卡琪琳娜·裴里亞金娜（愛稱：卡琪亞）——尼珂萊之妻。

葉高爾·司契潘諾維奇·豬賀里亞夫——富農。

珂魯妮亞——葉高爾之妻。

亞珂夫·葉高雷奇·豬賀里亞夫（愛稱：亞希加）——葉高爾之子，司喬希珈的第一個愛人，曾擔任村蘇維埃

主席，後來成了蜕化分子。

達維德·潘諾夫——貧農。

菲妮尼·潘諾娃——達維德的女兒。

基里爾·塞納登推奇·日達爾金——退伍的紅軍，曾任村蘇維埃的主席，後來成了「磨刀石」農莊的主要領導

者。

伊里亞·馬克西莫維奇·普拉庫希契夫——富農。

濟娜依姐·伊里妮奇娜·普拉庫希契娃（愛稱：濟茵珈）——伊里亞之女，基里爾的第一個妻子，後來又嫁給

了尼基塔·古里揚諾夫的第二個兒子佛瑪。

尼基塔·謝苗諾維奇·古里揚諾夫——中農，最初是一個頑固的農民，經過長期的思想改造，後來成了勞動英

雄（不過這是第三部，第四部中出現的事）。

格魯妮亞——尼基塔之妻。

伊里亞·古里揚諾夫——尼基塔的第一個兒子。

葉麗迦——伊里亞之妻。

佛瑪·古里揚諾夫——尼基塔的第二個兒子。

厄哈爾·華維雷奇·卡塔葉夫——中農。

卡泰老太爺——厄哈爾之父。

馬爾凱爾·彼特洛維奇·貝珂夫——教堂堂長。

巴悅爾——馬爾凱爾之次子，是個傻子。

烏麗揚娜（愛稱：烏麗迦）——巴悅爾之妻，後又嫁基里爾。

謝爾蓋·普喬爾金——富農。

杜妮亞·普喬爾金娜——謝爾蓋之妻。

巴霍姆老太爺——謝爾蓋之父。

卡拉秀克——土匪頭子。

阿賀麥特卡——土匪之一。

阿李——土匪之一。

菲杜諾夫——貧農，起初任蘇維埃主席。

彼得·庫傑亞洛夫（愛稱：彼琪加）——皮鞋匠。

安楚爾珈·庫傑亞洛娃——彼得之妻。

葉果爾·顧瓦耶夫——泥瓦匠。

葉披哈·常彩夫——貧農。

阿迦菲亞·常彩娃——葉披哈之母，收生婆。

施良加（即華西里·皮司古諾夫）——貧農。

盧凱麗亞——施良加之妻。

米琪卡·司皮林——貧農。

伊萬·施推爾金——貧農。

祁希克——養蜂農民。

馬納法——村蘇維埃的秘書。

希洛夫——阿萊鄉蘇維埃主席。

亞力山大·亞珂甫列維奇·沙爾珂夫——省委書記，後來在政策上犯了嚴重錯誤，變成了叛黨分子。

彼得·庫積密奇·庫里珂夫——水警森林警、雜貨小販，投機分子。

哈爾蘭披神甫。

波諾馬廖夫（綽號：『大舌頭』）——貧農，鄉幹部。

西瓦希夫——布爾什維克洋灰工廠的電機工人。

瑪麗亞·西瓦希娃（愛稱：瑪莎）——西瓦希夫的女兒。

包格丹諾夫——農學家。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春天應該在三月底降臨。

粉紅色的三月底，錫色的晨霜顯得溫柔了，像紫羅蘭花一樣，土地上大量地蒸發出透明的哈氣。

「好，託老天爺的福，土地開凍啦，」莊稼人都在這樣的日子說。

寬溝的住戶這一年又在盼望着春天。他們每天早晨都懷着同樣的心思起身，跑到村外去，摸摸那兒的耕地，注視着田野的遠景。灰色的、陰沉的和粘膩的、像棉花似的天高懸在田地的上空。天上有時被撕裂開，於是亂蓬蓬的烏雲片就在天空奔騰，把濛濛的、冷得刺骨的細雨洒在大地上。

每天是這種樣子。

然而三月已經快完了。

今天太陽却很明朗。

「今兒個冬天要完蛋啦，」尼珂萊·裴里亞金說，小心地把一些發出溫暖的霉爛氣息的剩餘穀糠捺進一隻鼓肚的籃子。穀糠還發出一種酸臭的、莫名其妙的老鼠氣味，但是尼珂萊覺得發出的是春天的氣息，所以他嘟嘟囔囔着說：「完蛋啦。完蛋啦。」他說不出另外的話，不過在這話裏面，對他說

來最主要的是：現在用不着再想什麼暖靴子和劈柴啦。尤其是劈柴，去它們的蛋吧！每天往屋子裏抱劈柴，可是到晚上還是冷。有些動物沒有劈柴也能活下去。譬如說，像鬼子，躲在小樹樑子底下，蜷縮成一團——牠就什麼也沒有……真的，尼柯萊·裴里亞金有時候很羨慕鬼子。當然，鬼子的心腸是很好的，鬼子誰也不欺負。尼柯萊的心腸也是很好的，尼柯萊也是誰都不欺負。大家都追起鬼子，然而大家也並不肯饒過尼柯萊呀。不過鬼子也許過得要舒服些。

尼柯萊挺了一下身子，向場院望了一眼。老天爺，那兒的樣子真滑稽：幾個烤麥棚都歪斜了，烤麥棚的旁邊——有些地方——聳立着去年的乾草的殘堆。這些草堆經過一個冬天都變黑了，變得像一些小拳頭。現在看吧——有三十來個小拳頭向上聳立着。然而尼柯萊甚至於很羨慕地望着這些小拳頭：他連這玩意兒都不趁。只剩下了些霉透了了的臭糠，而且再餵上兩三次牛，就只好去啃槽幫了。看來，只好趁着黑夜跑到別人的場院裏去偷一點草來，以後弄得整個夏天也不敢向鄰居看一眼。不然怎麼辦？要知道沒法子說服牛，叫牠不吃東西呀。尼柯萊每天早晨總是對着牛說：

『可了不得！只顧吃啊吃啊。難道你也不知道害羞：糠也快完啦，可是你光知道吃。』

如果不是滿天太陽的話，尼柯萊很可能站在裝糠的籃子旁邊幻想到晚上。非常溫暖的、像母親的手一樣親熱的太陽，一直照在他的脊背上。尼柯萊不由自主地把視線從場院移到伏爾加河上去。遮着一層正在融化的冰，膨脹起來的、被那沖散的糞弄得很憐的河身，很像一塊巨大的五光十色的膿瘡。然而這是伏爾加河，可不是一條什麼小河溝。伏爾加母親，奶媽，——這是多好的一條河啊。它不久就要把自己身上的冬衣脫掉——春水奔騰啦！嗚嗚嗚！一眼看不到邊。

『伏爾加，伏爾加，親愛的媽媽……』他唱起來，立刻又停住了；『這可不行。要是被他們聽見，

你未免叫他們笑話。應該回家。二流子！」他已經向村莊方面邁步走了，但是太陽，春天，伏爾加河——征服了他：他很想像從前還是個無憂無慮的鬍毛小伙子的時候那樣，躺在地上晒曬太陽。

這兒是很高的斯強卡·拉辛崖，下面是深淵。從這兒可以看到伏爾加河對岸的遙遠的草原。草原上到處是村莊。在我們這兒尼珂萊算是一個怪人：他覺得一切東西都很不如意。現在他就覺得在草原上的並不是村莊，只不過是有人在陰天時候用草鞋踏了一遍。那樣一隻草鞋，這樣一隻草鞋——這就是院子。他一定要對這些東西嘲笑一陣，但是四周圍的一切都在呼吸，都在飄動，都被陽光吸引着，因此尼珂萊說道：

『這兒舒服極啦，』他把裝着糠的籃子推到一旁去，他很想躺下去晒曬太陽，不管三七二十一，睡他一兩個鐘頭。他甚至於闔上了眼睛，跪了下去，然而立刻又跳起來了。

一個人正沿着遮有一層冲散的糞污的道路穿過伏爾加河來。他忽而小心地向寬溝這方面走着，有時水沒過膝蓋，忽而跳到一道褐色的車轍上，在上面站立一會兒，像從樹叢裏飛出的喜鵲一樣，總動着腦袋。

『他這是往哪兒鑽呀？』尼珂萊擔心地想，他知道通到岸邊的路已經斷絕，河冰變得鬆脆了，總而言之，伏爾加河上的五光十色的冰殼雖然是慢慢地，但是很頑強地正把自己的整個身軀向下沉去，只要再過不多時間，這片整個的冰體就要爆裂，順流冲下去。的確確。尼珂萊深知當伏爾加河像產婦一樣呻吟着脫掉身上的冰衣時，河面上是潛伏着很大危險性的。譬如說，有一次就在那兒，正好是蘇蘇溝把它的曲曲折折的口唇伸進伏爾加河的地方，河水就吞沒了地主蘇琪亞根家的三匹馬。人們管這個水坑叫作『鬼門關』並不是無緣無故的。現在那兒正在開凍，好像發綠色的冰正

在吱吱叫……

『他一個人咋能走呀！』尼珂萊很想幫幫這個人的忙，但是向伏爾加河，向岸邊的浸水看了一眼以後，把手擺了一下……

步行人這時從車轍上跳下，向上游走去——那兒的冰還一動未動地凍結着。尼珂萊這才放心，更正確點說，不過是安慰自己，因為他說：

『好，這樣還有救，』於是躺在一片白灰石的陡坡上，把雙手放到腦後，想着在這種無路可通的時候，這個人要往哪兒去，和有什麼要緊事去辦。也許他本來是上城裏去賺幾個錢的，現在土地又引誘他回到村裏來，回到家鄉來。老婆正在家裏想念，還有孩子……也許他馬棚裏還養着一匹馬哩。馬？尼珂萊是沒有馬的。只有一條牛叫布良卡——也像尼珂萊·裴里亞金一樣瘦弱，毛脫得光光的。現在牠正站在院子裏晒太陽，許多烏鴉拚命啄下牠背上的毛去搭窩。

『呸，你這傢伙，狗養的，忘啦。要知道牠要吃東西啦，』他哆嗦了一下——可是又不動了。那個人起初順河向上走，但是忽然大大地轉了一個彎子，毅然決然地向鬼門關走去。

『好一個傻瓜，簡直是亂走。分明不是本地人。好吧，也許他能聽見。』於是尼珂萊把兩個手巴掌搗到嘴唇上，彎下腰，用盡力量喊叫：

『喂喂喂！』

回聲很清楚地在岩谷縫隙中間響。而且一塊巨大的沉重的灰色雪堆從右面，從蘆葦溝的口頭流到伏爾加河上，隨後，就像數千個車輪同時響起來，發出了轟隆聲；這是鬼門關上游一些地方的冰崩裂了，冰塊互相滾滾着，好像鬧着玩一樣，在沸騰的漩渦裏翻騰。

「喂！你會淹死啊！」尼珂萊一面拚命喊叫，一面搖着手，飛奔起來，跳過一條小溝，順着滑腳的斷崖向下竄去。

壓癢的鼓肚籃子在他身後咯吱咯吱響着，把糠撒到四面八方去。

二

哎呀，人民無窮無盡的痛苦……伏爾加！伏爾加！在洪水氾濫的春天，你也沒有這樣灌滿我們的田野。●哎呀，這些都去他娘的！去他娘！以後再想這些。等這些事臨到眼前，等刀尖放到喉嚨口的時候再想這些也不晚。那麼現在呢？現在——白頭翁在婉轉歌唱，太陽用長長的溫暖光芒撫摸着大地，光禿禿的野櫻桃樹林放出粉紅色，田野的高崗上有些光地在放亮……

亞希加●褚賀里亞夫把一把鋒利的、像肉販子用的濶斧子高高舉起，砍進木頭去。他把一輛跑得光光的板車做完了。只剩下些小事了。今天就可以坐着新車沿街兜陣圈子，誇耀一番，並且揚起塵土迷姑娘們的眼睛。但是春天誘惑着亞希加，他也像莊稼人一樣，大劈開腿，把破爛的軟制帽推到後腦勺子上，向伏爾加望去。

「噢啊！開河啦！」當冰塊的轟隆聲從陡立的岸下衝進寬溝的街道時，他說。「開河啦！」他喊叫起來，好像是爲了一件最快活的事，而且只兩三跳就跑到一個高坡上去了。

●這是涅克拉索夫（一八二一—一八七八年）的名詩大門前的沉思中的幾句。這幾句詩的全文是：「人民無窮無盡的痛苦，淹沒了我們的土地，伏爾加！伏爾加！在洪水氾濫的春天，你也沒有這樣灌滿我們的田野。」

●亞希加是亞珂夫的愛稱。

現在就像有人把村莊從冬眠中驚醒過來：戴着褪色的軟制帽、呢帽以及各色頭巾的人們，從每一座房子裏，從村莊的每一頭——甚至於從很遠的一頭，湧到河岸上來。他們一同順街道跑着，互相打着招呼，互相報告着伏爾加河上的冰已經移動的消息，而且在跑到一帶陡峭的岸坡邊之後，每一個人人都佔據住一塊根據不成文法所規定的固定地方。過了十分鐘到十五分鐘光景，河岸已經完全變成另外一種樣子。那是被自己的家屬包圍住的普拉庫希契夫·伊里亞·馬克西莫維奇。他像燈塔一樣高聳在當中，生得肩膀寬闊，亂蓬蓬的眉毛底下是一對灰色的大眼睛。那是貝珂夫·馬爾凱爾·彼特洛維奇站在自己的親屬圈內。馬爾凱爾·彼特洛維奇本人是教堂堂長和馬醫，因此在村中很有聲望。他把雙手放在肚子上，很像哈爾蘭披神甫吃過一頓飽飯之後的樣子。再那邊還有尼基塔·謝苗諾維奇·古里揚諾夫——一個瘦削的、褐紅頭髮的人，由一大堆強壯的兒子、兒媳婦、小孩子們圍繞着。這邊是卡塔葉夫家的人。老天爺，他們人真多呀！數也數不清。這個家庭的家長當然應該算是卡泰老太爺了。對，用不到疑惑：他鬚髮斑白，很像一隻老過勁兒的公雞，站在頂被尊重的地方。他顯示着傲慢的神氣，裝出一副對自己的家族有無上威權的樣子。他的兒子，匝哈爾·卡塔葉夫，也感動地望着老頭子，似乎說：『矜持點，矜持點，老人家：讓大家認為你是一家之主。』其實匝哈爾本人年紀已近六十，而且他的兒子們都已經成家立業了。是啊，還有，稍微旁邊一點，站着一些人——『像雞一樣，無依無靠，來歷不明的人』。這裏是些光棍兒、寡婦、老姑娘和一個到處流浪的窮光蛋：皮鞋匠彼琪加、庫傑亞洛夫和他的老婆安楚爾迦——一個身材高高的粗壯婦人。葉果爾·顧瓦耶夫是個快活人物，當泥瓦匠的。這兒還有葉披哈·常彩夫。他雖然自認是普拉庫希契夫家的親戚，但是他們却這樣地議論：『非常遠的親戚：遠到一百哩以外去了，』——所以不肯把

葉披哈算在自己的家族內。而且葉披哈又不會走路，又不會站立；他只能仰着面把腿向前一踢一踢地爬。他從這一堆爬到那一堆，非常貪婪地注視着普拉庫希契夫家的人們。亞希加·褚賀里亞夫的父親，褚賀里亞夫·葉高爾·司契潘諾維奇却沒在這兒。要知道，葉高爾·司契潘諾維奇·褚賀里亞夫在自己村莊中出名並不是偶然的；他是因為腦袋像一隻豎立起來的香瓜這個特點而出名的。人們管這種腦袋叫作『冬瓜腦袋』。這個人幾乎永遠是坐在家裏，哪兒都不露面，就像夜貓子白天不出自己的窠一樣。

大家就是這樣擁擠在伏爾加河的高岸上。

屏息無聲地擁擠着，每個人都想自己的事，想自己的問題，然而總起來說——大家都在想一個同樣的問題：想土地，想春耕，幻想可以用斧子砍的好麥子。根本不會有這樣的麥子啊！如果有話，就種上它一粒，種子長大起來，頂好長到和橡樹一樣粗。那麼走到麥子跟前，從根底下把它砍倒，打起來，『一揚手就有一普特^①麥子』。

大家都靜悄悄地站着。

他們每年春天在流冰的時候，都這樣集合起來。

許多巨大的冰塊，像熟練的游泳家一樣，順流漂下去。一些小冰塊在大冰塊旁邊盤旋、翻滾、爆裂，凡是陡峭的岸坡把伏爾加河夾住的地方，冰塊就發出咬牙切齒的和怒吼的聲音，互相向上翻

① 彼琪加是彼得的愛稱。

② 本書所用的『哩』都是指的俄里。一俄里等於一·〇六公里。

③ 一普特等於一六·三公斤。

跳着，形成一片灰色的、鬆脆的、古怪的亂堆，很像神話裏的屋宇。

「啊，靠蒼天的福，」卡泰老頭子打破沉默，開口說。「如今春天是咱們的啦，一定是好年景。」大家都知道——卡泰老頭子每年春天總預言年景好，可是這種預言幾乎從來沒有兌現過，然而大家還是相信他。怎麼能不相信他呢？要知道卡泰老頭子已經在世上海過了八十九歲，他還有很好的憑據：

「一定是好年景。你們看，伏爾加河上冒的泡真大。瞧，亞沙，」於是他向亞希加·褚賀里亞夫肩膀上拍拍。

「那算啥？」亞希加疑疑惑惑地說。

「真的！瞧瞧，瞧清楚。你雖然嘴上沒毛，倒是一個機靈小伙子，我要把這種學問傳授給你。瞧瞧，瞧清楚：如果伏爾加河在流冰的時候冒水泡，這就是說一定是好年景。」

「要能是好年景可不錯，」尼基塔·古里揚諾夫贊成說。「要能是好年景可不錯，」他又重說了一遍，拚命地用發紅的眼睛望着伏爾加河，彷彿是在那上面尋找好年景的樣子。

「尼基塔·謝苗內奇，你也盼望好年景嗎？要是好年景可就好了，」馬爾凱爾·彼特洛維奇·貝珂夫略微有點變聲變氣地說道，就像他一向要講一件非常要緊事情的時候一般。他也彎下背去盯住伏爾加河。

「打冒水泡上來判斷，大概會是好年景，」普拉庫希契夫·伊里亞·馬克西莫維奇插口說，掩飾着兩道濃眉下面的眼睛裏的嘲笑神情。

尼基塔·古里揚諾夫氣哼哼地看了他一眼。哼，伊里亞·馬克西莫維奇要幹什麼？爲什麼一開

頭就觸痛人的瘡疤？伏爾加河上的水泡——這當然是胡說。但是他為什麼一開頭就破壞人的希望？瞧，要知道大家都想好年景，就是這種希望吸引大家到河邊來的。難道說誰需要這條伏爾加河嗎？誰需要這些水嗎？誰需要這些冰塊嗎？真是個怪人。然而他一句話也沒對普拉庫希契夫說，因為他害怕。普拉庫希契夫是個退休的村長。誰他娘的知道他還會幹出什麼玩意兒來。瞧，不知今天為什麼把禮服都穿出來了，還戴一頂有鐵架子的制帽^①，穿一雙尖頭的長靴子。他已經好幾年不這樣打扮了，然而今天他穿戴起來了。噢，胸臆上還掛着獎章，真威風呀。

『需要好年景。一定是好年景，』亞希加·褚賀里亞夫肯定地、像個大人似的說。

大家都喜歡這兩句話。大家也都向普拉庫希契夫望望，露出笑容，似乎是說：『好，亞希加一下子咬住你的命根子啦。』

但是亞希加轉身朝另一面去了。

姑娘們都聚集在斯強卡·拉辛崖的進口地方。哎呀，寬溝的姑娘真好啊！她們在那兒發出一片清脆的笑聲，被一種神秘的愉快引得吱喳亂叫。不過大家都懂得，她們這是因為年輕，因為是春天的關係。

『娘兒們也都跑出來啦，』亞希加·褚賀里亞夫輕蔑地想到她們，扭過身來，但是馬上又扭回

① 亞沙也是亞河夫的愛稱。

② 謝苗內奇是謝苗諾維奇的簡稱；俄羅斯的農民或者文化比較低的人，在稱呼別人時，常常把「諾維奇」簡化為「內奇」。

③ 蘇聯農民通常戴一種軟制帽，一種硬制帽，硬制帽是用鐵絲架子架着帽胎，多在節日的時候戴出來。現在普拉庫希契夫所戴的就是那種硬制帽。